

畿輔通志卷一百六十三

略一百十八

古蹟十

署宅四

大名

宜化

日北三

大名府

大名縣

銅臺在縣東北五里積土畝許蓋戰國會盟處

志 大清一統 明李輅

銅臺夕照詩一上高樓思惘然故園遙在夕陽邊雲橫泰嶽知天近水遶金隄覺地偏鵝帶霞光歸古堞雁將秋色過平川行人若問前朝事車駕曾經此地還 國朝俞堯詩晚颺欹弱柳落日障荒煙玉帛風猶古干戈事獨偏 莊同生詩停驂尋古蹟有客上銅臺返照迴青障殘霞歛綠苔 衛河檣影亂沙蘆雁聲哀不盡登臨興餘閑寄酒盃

禮賢臺在魏縣東南二里舊名魏臺相傳魏文侯所築賓禮

段干木處久廢明萬曆十九年重築易今名

同上 明郭思 極魏臺奎光塔

記吾邑古有魏臺父老相傳以為其地即向者段干木所廬而文侯所式焉者也其時因臺焉迨歲久遠臺榭遂蕪沒不存僅僅遺一土址耳夫令千百年賢人君子之跡一旦頽落如是其何以興焉而又有為形家之說者曰茲臺也以邑形

鏡之實位於巽靈秀之氣府焉倘執事者稍稍規飭以肖峯巒迴翔起伏之勢使靈秀之氣淳毓於內者疏瀉於外則奇稟藻思之士必應之而出若雲蒸霞蔚然矣邑縉紳先生率津津有味其言然而未有任之者久之春寢梅侯來侯以公暇登眺其上四顧踟躕悵然曰勝覽哉宵然煙霧中若明若晦若淡若濃則郊之翠也浹浹汨汨鼻者澗者盤盪者瀆其無涯吞浴天日則漳之水也飛焉鳴焉游焉沉焉僊僊焉其率性渾渾焉其忘機則禽與魚也嫋娜綽約紅綠萬狀環覩而錯繡於渚之外渚之中則松篁桃杏菱芡荷蒲之屬也宜人哉吾乃今而游此臺吾乃今而不忘游此臺也夫干木之守清道而抱雄節者也可令其高蹤湮沒不傳與荒原斷隴無異遂令鄉之人不知鄉之先有賢人君子如彼乎且今日聖天子在上求賢若渴魏之人文復藉是以興則又何難於任勞而不使英頌之彥勃窣而起標鴻爍而光前人慰我聖天子思也於是捐俸倡眾飭材鳩工亟舉厥事始於萬曆十九年之二月越六旬而事竣臺之中爲堂堂之後爲塔塔之稍次而東西各爲小室巍如煥如昔何頽落之甚而今乃壯麗也蓋雄於觀哉夫邑有古人所樹美之區而不闢其徑是俗吏也邑有天地所秘惜之域而不啟其鑰是迂吏也昔人云治民太上養化其次正法夫吏俗而迂者直嚴科條誅錢穀斤斤簿書期會間正其法云耳而侯當筮仕之初不務爲一切恢詭譎怪以延浮譽而獨留心雅道默以轉移其耳目精神故是役也表幽貞之策則誰不切高山之仰也闢文明之盛則誰不奮斗山之志也自此修名檢競絃誦熙熙于于

返於醕樸則候洵可謂養化者矣侯門爲德表世爲士族故當官而丰采迥別不效時之俗而迂者之所爲如此侯諱守相號春寔宣城人以萬歷十七年進士來治魏以憂去噫此臺蓋其甘棠焉薛鑒詩魏文臺大河之北猶城隈問渠京國何如許此地疑從三晉恢臺笑兀壘崔嵬獵獮百萬知侯來雄如此安在哉夕陽飛鳥去復回行人笑指野花開國朝毛天麒九日遊魏臺記昔年畢萬始封於魏至十葉徙治大梁則文侯之時洹水固魏都也以故縣治東南二里有所謂禮賢臺者至今巍然獨存相傳以爲文侯與段干木事夫以諸侯之貴折節於貧賤之人彼既却避以鳴高矣而每過其廬必且式焉此古之人固已難之者而况在輓近之世哉予以康熙十一年六月來宰是邑知邑之有是臺也而苦旱蝗民思蠲賑訪古之志有不敵其憂旱之心至九月蝗不爲災皇仁允恤百姓之樂邑宰之樂也迺於登高之節

偕子弟挈賓客攜樽載筆而至止焉是日也秋旻清朗秋氣蕭森跨馬出郊秋光滿目取徑長林疎樹之下遙見巍然矗起於東南者則臺之上所建小塔以象文筆者也臺臨外城方廣可十弓地塔之前爲堂堂之後東西有室此蓋舊臺既圯而萬歷十九年爲宣城梅公守相之所重建也乃摩娑舊碣欲求漳水之廣混滔滔於睥睨之外者已渺乎不可復識則數十年來陵谷之變遷也多矣而人事之無常不感慨係之耶予自己已入秦去年秋始得還里七年之中其撫景傷懷者亦復何限今更偕子弟挈賓客以其飲於此也慨聚散之如萍快當筵之一笑雖風帆沙鳥煙巒雲樹有不足於觀

而憑高眺遠把酒臨風已自有心曠神怡者不可謂非一日之樂也雖然後人之遊其地也當有顧名思義之心君子之莅斯土也卽有養賢及民之任假令文侯當日一以富貴驕人而不得子方子夏之徒傳經論道則文侯者不過與韓趙諸君同歸泯滅而干木之墟亦淪沒於荒煙蔓草安在干載而下尙傳其事於不朽哉魏世家之言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則是禮賢者又協和臣民之本文侯之得譽於諸侯也良以是哉然則予之登是臺也仰懷好士之風俯切臨民之責夫固有睪然而深思喟然而永嘆者乎而謂今日之遊可侈登臺於戲馬擬嘉會於龍山也則非予遊之意也斜陽客散援筆而書以示後之來遊是臺者金協廣重修禮賢臺記畧廣修學宮旣畢視邑之宜修者而從事焉莫若禮賢臺其賢何人段干木也禮賢者何人魏文侯也夫其人其事不知幾歷年所而後之人思而慕之相與存其蹟而誌之豈非干木之清風高節足以廉頑立懦雖百世而如在哉考之統志故臺近漳濱明世宗時水決而沒浚儀陸君來莅是邦補築於外城之東南隅有亭翼然臨於雉堞神宗時宣城梅君以形家言又建一塔於亭後更衣膳饗列於左右登斯臺者把酒臨風亦一時之樂事矣故於落成而爲之記 崔述禮賢臺新居記禮賢臺者魏之故老相傳以爲文侯館段干木之故墟也南倚郭北望城其前則漳水環郭而東折岸狹流駛林木蓊蔚其上則敞亭三楹矗塔數丈左右房庑庖碪之處悉具後則湖水迴環周十餘里城處其中若島嶼然湖中植荷數頃夏秋花發香滿亭內雨後

啟軒則太行諸峯蜿蜒起伏畢列檻外柴門煙井歷落於蘆
洲蓼渚間亦可謂魏城之巨觀矣乾隆二十二年城沒於渾
官舍民廬榘薪壁礫而臺亦就荒又八年予始卜居來此亭
榘軒檻已無復有存者惟孤塔巋然插雲及柏下斷碑數片
而已若乃清秋雨霽倚籬極目則平沙遠浦禾黍上下昔日
之佳花芳樹所披敷也頽垣廢屋荒榛平楚昔日之樓臺廡
市所錯繡也牧童樵叟悲吟嘔啞昔日之遊人士女蘭漿桂
棹所歌舞而喧闐也嗚呼物之盛衰代謝豈非天哉猶記曩
爲童子時從父兄鄉先生遊憩於此倚樹下瞰平波萬頃蒨
蒼楊華紅素間映北望迎賓門隱隱如洞行人往來蠕蠕然
如蟻之出入於穴中悸心駭目慄慄欲墜今乃得玩之几席
之上而盛蹟已盡矣昔梁庾信善賦其居以宋玉故宅形之
於文自爲榮世亦傳以爲美余不肖乃幸得居賢人之臺其
榮與美奚止如信然今城旣墟臺亦童十餘年間目之所擊
其遷變倚伏已不可知若此更數百年吾又安知高者之不
忽而爲泉而下者之不忽而爲陵也然則後之人居此者且
未必知爲段干木君之臺况能知余之
棲息於是乎因爲記以貽後之居者

謹案縣志禮賢臺在府西南四十里舊魏縣治外城東南
隅明嘉靖間知縣陸東築臺東隄上以存其名亦名魏臺
知縣梅守相建奎塔於上

國朝順治九年知縣孫鴻儒康熙十二年知縣王清彥二十七年知縣金協廣重修五十八年知縣馬襄再葺自水圯後堂室俱沒惟塔巋然尙存

蓋公臺在魏縣東南八里漢蓋寬饒築

府志

止戈樓在府治

採訪冊

明王世貞止戈樓銘大名使院之

武庫不佞蓋恢然若刺也夫武庫者漢縣官聚五兵所也有令司之在未央蓋歷代毋改使院何以稱焉敬爲更而顏之日止戈戈所止也於文止戈爲武曰止戈取止勿動也復係以銘其辭曰太行之南實爲沃區臂魏指趙爰翼上都饗殄鏹棲委蛇襟裾唯易有言需有衣袂用除戎器以戒不虞赤堇之精鞫以歐胡剖列五兵利剗蛟菟鬱攸司鈇厥名神樞胡以藏之穹閣彙起衡梗高庑崇墉周庀包之虎皮倒載於庀夫旣藏只亦永甯只匣有曠錄囊有怨矢胡弗庸我竟老止此止戈爲武斯義所紀母佳母忘請俟君子

晚香亭在舊府治宋韓琦爲留守重九日宴諸監司於後圃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後人因以名亭

大清一統志 明沈懋孝晚香堂記 永嘉王子陽德由司馬尚書郎守魏博政平人安吏牘頗簡時進諸生譚說藝文攷郡之故事綜述韓魏公蹟陽德又性嗜寒花家居嘗闢晚香園遍植名菊花時細蕊繁香英英燦爛釣簾以游致足樂也迺稱曰古之仕者貴適真耳余豈以作吏故遂廢斯事哉郡故有晚香亭魏公守郡時所爲讌集僚佐賦九日之章以見志者也自郡治改築舊蹟湮沒於是卽今治堂東徧得隙地爲堂稍存魏公之舊而陽德寤思家園神游未得追踪芳躅并係厥銘語不云乎性有夙因事有前符豈偶然也哉蓋昔之君子愛若人也不忍沒其名所以景哲也游於朝市不敢忘山林所以養志也一役而二義兼焉豈斯堂之謂耶客有問於予曰魏公九日之章何居也予曰公蓋有懼思焉而未必樂也當是時荆舒秉軸新法蝟生讒夫用昌老成遺佚故公之言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其詩曰不差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明周防之難也公平生特達任事闊步無前歷涉艱危寵成思溢心愈恪而年則邁矣雖有寒花在目何嬰情於觀玩哉然則陽德之志奈何曰遭際清平才請迅馳非有曩日之時也畿輔名區四封晏如非復曩日之地也向使魏公並世以生游於斯堂安所慕乎樂天矣然而往哲弭楫於彼岸來者發軔於此邦岳牧攸寄膺力方剛職思其居毋已太康殆非悠悠晚節時也又可無懼思乎堂成陽德屬子記其事按治堂儀門之左有賓館池有蓮徑有竹由徑轉入百餘步繚以重門當門有兩古柏折而東爲小門三日魏國遺芳門內爲三徑由徑以升爲晚香堂由此至治堂

之後可數步而近環堂有翠竹有幽槐庭中多菊太守視事畢則絃誦其中綠雲盈庭鳥鳴不絕自一境界也因自榜曰秋色猶慙元亮遲晚香慢擬魏公亭陽德蓋欲方駕古人云嗟乎自宇宙以來寒花所託以不朽者楚大夫陶處士及韓魏公其人皆有所不平然皆氤氲無窮焉陽德自視孰與此三人賢也張元忭晚香堂賦賜谷王公以武選郎出守天雄閣三載政平訟簡公庭晝寂乃搜韓魏公故事構堂廳事之東時偕賓從吟哦其中而仍其舊名曰晚香業屬沈大吏爲之記矣余惟魏公在當時忠純恢博終始不渝其豐功偉烈垂千百載而彌芳者也而平居猶兢兢以晚節自砥礪九日寒花之句至今讀之猶足以遐想其風標焉王公雅尚恬淡卓行殊遠方家居時嘗以晚香名其園意有所慕也乃今縮符上郡託蹤前哲事蓋有不偶然者他日所建樹且與魏公並傳不朽俾郡之人士指是堂而稱述之以爲勝事顧不美與幕吏章宏孝於余姻婣函書走京師索賦爲公壽而余又公年家子也輒爲賦之其辭曰繫東海之偉人兮守陶唐之冀方撫鴻溝之故界兮與武陽之舊疆闢蕪穢於艮隅兮構棹櫨以爲堂聚芳馥之藹藹兮榜厥名曰晚香余故知夫君之修姱兮詢嘉名之所起將含馨以潤身兮擷芳英於終始粵初服而屬桂兮寢征輪於蘅皋耻歧徑之健趨兮預託盟於久要覽春妍於原野兮悲朝槿之暮萎或穠芳之豔冶兮鮮晻薳之可怡抽龜蒙之所賦兮藝至能之所譜粲幽馨於廣園兮標晚香以名圃潛二紀而始出兮扣帝閭而獻之覩元都之天天兮匪夫君之所宜含雞舌於粉署兮騁駉耳

於九達佩虎符而出守兮馳熊轂於近畿景前修之鴻烈兮
展以魏公之可師嗟伊人之瑰瓌兮實彪炳於宋室階使相
而知天雄兮動時事之憂惻葆晚節其如初兮爰寄情於篇
什甘秋容之慘淡兮眷寒花之香澤園有亭曰晚香兮迂賓
僚而燕適曰余既抱此夙好兮胡前修之先得人邈邈而亭
圯兮顧芳名而如憶懷永甯之故園兮空東籬之秋色弭塵
鞅於沙麓兮眎大羅其莫卽世有曠而相求兮矧後先於茲
士道可以神而禪兮亦何嫌異乎圭組公矜兢以息駕兮余
慎旃於布武園與亭其並名兮則爲堂以志思儼邱園之未
出兮恍簪黻之追隨洵芳烈之共嗜兮咸不謀而同之護靈
芰之艱植兮芟易蔓之菴蕢春融融而芬菲兮亦向榮於載
陽羣葩灼爍而競麗兮獨結秀於金商露瀼瀼而爲霜兮苞
密葢而土黃舒幽香於叢薄兮凌涼颺而孤芳美夫君之嘉
植兮已迎秋而三花花爛熳而滋茂兮訟平簡而無譁望皇
路之蕩平兮將脂車而秣馬及芳辰之初度兮賓萃止而稱
竿暮徵辭於余史兮又申余以世雅昔負劒於父行兮胡不
斐而辭爲際春芳之蔚郁兮紛丹藥之榮敷紉椒蘭以薦旨
兮終不若落牆之華莠文賓服之以羽化兮風子餌之而不
老彼左尙而耽餌或非夫子所寶也惟惕若於宦成兮節雖
晚而是操畢勤物以久相兮和抑戒於旣耄魚矢直於身後
兮禹鑒餐於師保溷濁之於芳潔兮薰與蕕其異道指帝都
而縱轡兮肆馳驅於長路握余好之離離兮襲芳妍於遲暮
苟蹉失於餘暉兮雖洵美其奚補歲冉冉其將至兮顏皎皎
而如玉飲甘谷之芳泉兮廣百齡而自足修彭祖之遺術兮

繇懷恩於一東餐靈均之落英兮余何心於餌服信夫君之
德馨兮古今終於有倣驂喬松之遐年兮追魏公之芳躅
國朝周邦彬晚香堂記古名勝必得名賢而始傳如王勃之
滕王閣蔡端明之洛陽橋歐陽永叔之醉翁亭皆以賢傳者
天雄郡有晚香堂其爲韓魏公傳久矣顧高聳臨江者滕王
閣也波洄怒激者洛陽橋也環滁皆山者醉翁亭也山川勝
槩亘古不易人傳地地亦傳人乃有人傳而地易地易而堂
仍峙如晚香堂者斯不能不動弔古者之徘徊焉大名府今
治東去八里有舊城城圍八十里晚香堂鼎峙於其間爲後
人思慕魏公所特建維魏公之詩曰莫羞老圃秋容淡且看
寒花晚節香蓋自況也故頌魏公者爰建茲堂亦猶召伯甘
棠之意明初或因水渰或因抗靖難兵決水灌之遷其城傷
哉人民是而城郭非當亦忠臣義士之所感憤者矣卽忠貞
如魏公而不能保此孤城抔土也豈非天哉新城府治旣建
幾閱二百年知府王叔果於署之左復起晚香堂又二十年
知府塗時相再起襲香亭累經前守景行維新勿致廢墜予
於康熙戊申來守茲士一日忽覺壁柱微動有聲須臾卽止
越數日遍傳地震數千里前此幾百年所未有嗚呼倘以魏
公之靈所鎮撫其人民而衽席之故茲之厄大名獨不甚重
與俄視茲堂梁柱微斜余撫然曰魏公旣保護大名余敢不
保護斯堂乃程士物乃咨土匠煥然丹堊俾僚友賓朋時得
宴會於其中官雖傳舍景行前哲雅有同心余姑志之以俟
後之君子李光地詩駐節當年卧護軍山河南北此中分
老來喜誦秋容句歸去還遲畫錦文紫府洞天應返駕驂

蘇府黃堂風月有餘芬我行適值黃花候嘆息超然望五雲
崑崙節黼黻方觀承詩魏公爲政地來問晚香堂勝蹟詩
堪紀斯人道不忘關河留古郡鎖鑰刺空牆五禮虛垂石三
賢遠婉芳曾傳蓮泛綠試待菊舒黃企領邦千里思傾酒一
觴當時兼鎮鄴何處屢移漳興寄東籬遠心憂北敵長從誰
評出處亦復美柴桑德保詩名賢留宦蹟佳話剩餘香地
以人傳勝花仍秋綻芳雄圖初見式大業古誰方千載深欽
仰風流五馬堂北門隆鎖鑰公復繼聲華漳繞清流澤堂
開勁節花相州功並著畫錦事先誇遺範知猶在閔來問古衙

謹案縣志圖考堂在舊府治後圃明初移今治舊址遂廢

隆慶間王叔杲來知府事創建於今治東作亭曰挹芬構

晚香堂於其前以存魏公遺跡知府塗時相復建襲香亭

一楹云

挹芬亭在府治

採訪冊明王叔杲新修賓館挹芬亭記余
庚午夏來守郡始作賓館於儀門之東中爲

堂三楹輔以兩翼重門曲徑制頗幽敞門之外有隙地數十
武乃鑿池種蓮環徑植竹繞砌下遍蒔黃花不出尋丈之區
而蒼翠滿前清芬可挹於是亭其中匾曰挹芬昔子猷好竹
茂叔愛蓮淵明嗜菊至比於幽人逸士余方混迹俗吏迺欲

兼而有之竊恐三君厭余之俗歛其清芬而莫余就也然余頗淡世味山居者二十年故廬竹荷叢菊固朝夕所玩狎與余投夙契者今雖綰郡符幸地僻訟簡與斯民相安無事每日以二晷了案牘卽角巾初服散步亭下或邀二三僚友燕坐夜分涼月當空微風在樹疎影匝地清香襲人相與啜茗倚檻舒嘯漫不知身爲宦客三君者益余親狎猶能識我故吾當不以俗吏余厭也而郡之賢士大夫或輜軒縉紳先生時有過余者輒邀坐亭上與之論辨古今訪問幽僻得以挹其遺芬又奚啻草木臭味已哉然則斯亭也謂之挹芬也固宜因書以爲記 又挹芬亭詩太守風流學右軍閒開池館隔囂氛淩波粉黛嬌含露夾徑琅玕翠拂雲自喜案頭無積牘願看字內遍清芬幽期悵憶同心遠倚檻微吟對夕曛

呂時中詩郡中池館對清虛太守風流興有餘吏散不嫌花鳥供官閒偏傍水雲居紅蕖裛露香浮遠翠篠含風月上初最是羲之幽意足黃庭寫罷更何如 國朝周邦彬遷建挹芬亭記挹芬亭者前朝郡守王叔果所建也在今賓館之前芟荷竹木幽然以勝因年久坍塌地爲臺輿棲身之所閱大名志有名人唱和題詠載在簡編而亭榭鞠爲茂草潛焉感之余因旣葺晚香堂友人孫右漢爲余言移襲香亭於後圃而余遂以襲香亭之基遷建挹芬亭焉前後臨池頗稱爽塏花木點勝俟後來者綴焉余嘗讀舊志王公之詩曰太守風流學右軍庶使王公風流至今不墜也迺余則又有感矣易曰爲道也屢遷在昔殷邦五遷盤庚三遷周室東遷皆遷也感慨係之卽今陪京舊城遷爲三輔新城也郡學舊址遷

爲西隅新址也晚香舊築遷爲府左
新築也然則挹芬亭又何可不遷哉

嘉穀亭在府治

採訪冊

國朝成克鞏嘉穀亭記去歲秋有

嘉穀之瑞見吾郡府署之東偏一時吏於茲
士及郡人士皆作爲詩歌以誌厥盛余旣附五言一章而鮑
公重光復徵余叙以弁其首所謂雙穗集是也未幾鮑公遷
擢憲副赴山左郡人士之德公者皇皇借寇之弗獲則又相
率擁馬首曰昔人飲一泉遇一雨猶不辭堵築用誌不朽如
歐陽公之豐樂蘇公之喜雨後人傳誦不衰今粒我蒸民有
瑞如此烏可以無亭亭矣烏可以無記一時同事諸公咸感
嘆夫輿情之近古勸公許之公笑應曰記嘉穀不猶愈於碑
去思乎於是庀材鳩工欣欣子來蓋界諸龔香挹芬之間屹
然中立也甫落成而請記於余余惟茲亭之建實有徵於時
和年豐有禪於民生國運非直一泉一雨僅足以寄遊觀而
已尙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穗厥後漢有
漁陽之歌魏有魏廷之謳宋有青暑之贊間代一見靡不獻
之廟堂侈陳天貺今何幸得此於吾郡耶是固司牧之心勤
撫字勸課稼穡得致此以惠一方然孰非我皇上慎
簡循良知人安民之明驗乎則是役也旣以彰君德之
仁吏治之善而亦欲俾後之吏茲土者其有所觀感以長有
此瑞也余旣不獲如歐蘇二君子創爲亭以誌一時之盛業
已有亭而無一言以記之則自外乎棠蔭而不明於善頌善
禱之義矣故不辭諸君
請而道其實以勒諸石

素園在府城內東南隅明少保成基命休沐處今深柳堂尙

存

府志 國朝李昌祚素園記大名郡城內之東南隅前相國成文穆公第宅在焉公崇禎二年登政府嗣引疾乞休

優游林下者六年公沒未及十年今相國青壇先生暨伍嵐太史先後入翰苑登政府余小子得侍先生函丈數矣又辱伍嵐交好獨未一過公里私意公家園亭池館花石聲伎之奉當甲於海內常欲遊覽登眺而未得也順治十六年夏過大名訪伍嵐於家相與飲酒論文流連數日乃引余遊文穆公別業所謂素園者而屬余記之園在第後南北數十丈而東西綿亘三四倍若畫輞川焉東倚城垣城上特建兩樓蓋形家爲府治設城下近接一壑廣且深第前衣帶水瀠而注此夾岸楊柳舊名柳塘塘之中有靜舫塘則園之東壁也由巽門入松栢爲牆花木茂密一徑中行有敞庭庭有牡丹芍藥間植庭北有堂文穆公題句卧雲驚聖代枕石謝蒼生因額雲石堂公行世詩文雲石堂全集卽此也堂前雙青桐干霄拂雲堂東灌木數十本有方亭有曲廊逶迤而南折而東依東壁爲書屋曰深柳讀書堂屋上爲臺登臺而柳塘雉堞可眺也堂之西有禪悅堂堂前方沼生菡萏沼前有井資灌漑故禪悅堂聯曰源頭通活水初地湧青蓮自茲川林而西中有太湖石渾厚峻嶒傍夾數虬松石之北有樓額曰覽秀巢雲石之南有軒竹樹叢蔭忽而開霽蔬畦平衍中有池池心有亭由此而西竹樹叢蔭忽而開霽蔬畦平衍中有池池心有亭題曰入風亭董文敏書贈也池之西迢遞曲折土石相半爲

岡岡之乾方峯巒高聳上有草亭亭上四望北府治射圃西
學宮壁水俯視東南則第宅亭樹皆在水光樹色間矣然所
構屋宇不礱不斲無世俗雕繪綺麗態其所觴客燕居之地
亦無詭石怪木奇卉美箭之供迄今數十年雖後嗣鼎盛而
無所增華焉余低回久之嘗讀史盛稱唐相李德裕門第人
文之盛然元和以後海內方疲於兵革而德裕平泉莊遇回
數十里天下瑰奇之花石無不畢致何其侈與文穆公致政
里居可以飾泉石之勝以自奉矣而公泊然一無所營廿年
以來海內多故名園之蕩爲墟者不知凡幾而公之素園猶
然無改也易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列子曰太素者質之
始也公家相業得於素之時義者爲大聞公之風者亦可感
發興起矣爲之記 成克鞏葺素園詩第後園林依水灣城
隈雉堞帶烟鬟幽谿鶴步苔痕靜深樹雲留鳥語閒畫錦重
霑新雨露賜錢增築舊湖山花晨月夕優游處手澤書香俯
仰間 胡安世題素園詩名園依雉堞閉戶老龍鱗雲石千
秋業臺池四序春不貪存我寶太素與天隣日涉翻成趣平
泉豈足倫 梁清標成文穆公素園圖歌麗麗魏郡聖賢宅
相國此中弄泉石誅茆種竹結草堂萬株高柳雙桐碧我聞
當年文穆公立朝正色古人同兒童共識司馬相九重雅重
曲江風一旦拂衣卧邱壑冥冥鴻羽翔寥廓時許羊求過竹
扉不教車馬驚鈴閣綽約芙蓉照水開柳塘曲沼恣徘徊讀
書教子餘清課波影烟光入眺來一自公歸問松菊那知世
變多翻覆海內空嗟謝傳賢中朝誰救蒼生哭悵予不及見
先生少傳承家躋鼎衡爲寫雲林入圖畫展卷彷彿蒼烟橫

春風亭榭長無恙敬枕如在羲皇上不假人工事瑰奇祇令
水木供清曠朱樓何限高接雲朝川之名千載間相國素園
良有託午橋
金谷徒紛紛

謹案縣志云天雄書院南通明成文穆公素園前即公舊

第

太古堂在龍化村

採訪冊人建屋一

明張應福龍化村太古堂記古

都中有堂以爲冠昏醴醕酬酢之所後有室有房以爲祭饗
宴息陳器之所前有階有庭以爲陞降盥洗饌設之所左右
有序有夾有廂以爲序立退息度閣之所地不越一區屋不
踰數楹而人之尊卑事之鉅細禮之吉凶靡不容於斯行於
斯秩如翼如析如燦如偉哉古人之用心矣自秦壞井田開
阡陌而宮室亦變其古制雖一居室無足爲異而古制之不
見古禮之不復行良可慨也余於萬厯戊寅春卜魏東漳陽
龍化村之原置地一區左爲室右爲井室以居井以養其規
爲架畫畧倣古人制度井說已具井區田記中室甫成來觀
者停車繫馬絡繹不絕一日客有謂余曰今人居今室足矣
何以古爲余曰余見夫今之用古者亦多矣祭品若籩豆登
鉶之屬燕器若卮匱爵筓之屬冠服若幘頭幅巾元端纁裳
之屬皆用古何獨於室疑之且心古者曰古心貌古者曰古
貌言古者曰則古昔稱先王行古者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慕古者必曰古之人古之人何獨居處不以古也噫登堂也若能故求古制講究古禮而習行之則於世道人心未必無補孔子愛禮存羊亦此義也客曰是可以記矣迺鐫石堅於庭南取古麗牲之義因復效古工歌四闕以終之歌曰升我階其義孔赫三揖而讓進退可則賓西主東循序而列拜至拜洗爲多士式登我堂其儀孔將載獻載酢以趨以踰醺斯載饗乃宴乃息奧居西南屋漏西北庶幾不媿以保無斃適我房其儀孔臧器服肅陳鉸饗有常婦子嘻嘻冠者皇皇有美君子德音不忘

上達樓明嘉隆間創建天雄書院乾隆二十六年改建縣治

於此其地三樓相環猶上達樓故宇也

同上 明楊選撰上達樓說元城舊有書

院院中有樓予先檄郡守羣多士於中訓育之迨予按郡之三日拜先師廟謁四賢祠入院進諸士講經義乃登斯樓四視宏敞既高且明嘉而樂焉顧簷柱無扁郡守因請名焉予遂取君子上達之義扁日上達樓夫予之名上達者有二義多士之修養於中也將奚從乎由士而希賢由賢而希聖由聖而希天此以德上達者也由郡而進之鄉由鄉而進之省由省而進之朝廷此以名上達者也然達德者求在我在我者欲之卽至達名者求在外在外者有數存焉今日之養多士於其中也固欲實盡其在我以待其在外者也非專以達名望多士也噫在我達焉在外因而達焉上者也在我者達